



康复师小马

□赵式



能懂的诗

水上漂

（外一首）

□余公

曾经，我羡慕一块瓦片
被人扔出去，一跳一跳
在水上漂，追不回快乐时光

那是一块练就轻功的瓦片
恍惚逆光中蜻蜓点水
美好的事物总会有闪光点

时光是易碎品，水也是
人们匆忙将水储存起来
西部修建了许多母亲水窖

我发现小溪与童谣远走他乡
那些扔出去的背影收不回来
小瓦片里飞出一串省略号

毛边的阳光

石板街镶嵌在渝陕古道深处
毛边的阳光碎裂开
再也拼不出过去的繁华

我的脚印凹陷进去
依然能够感受巨大的茶包
和盐袋，大口喘粗气

一路上树木弯着腰行走
而弯着腰的老人
独自坐在街沿上，一碗老鹰茶
舒爽了他憋得发慌的肺腑

我一个人走过来又走过去
吼一声羊肉泡馍的秦腔
又唱一句麻辣鲜香的川剧
（作者系三峡融媒体中心
退休职工）

吹笛人

□阿普

池塘里莲花开了
是吹笛人吹开的
一群麻雀飞过来
听吹笛人吹《鹧鸪飞》
青梨儿从叶片里探出头来
听吹笛人吹《画心》

几个小顽童被笛音裹住了
风接住他们
往相框里面冲
摄影师“咔嚓”连笛音一起
装进了相机

吹笛人的笛音越来越轻
他随笛音走远了
在光中留下一抹背影

吹笛人的笛音突然洪亮
他从远处晃眼回来
落在人们眼前

《春到湘江》
吹笛人从笛孔里
变成一条《大鱼》
顺着笛音游远
一路游到《梦里水乡》
（备注：《鹧鸪飞》《画心》
《春到湘江》《大鱼》《梦里水乡》
皆为笛子独奏名曲。）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康复师小马，我称他小马哥。我俩年纪差点相隔半个世纪却能成为好朋友，不仅出乎我的意料，也出乎大家的意料，但友谊的发展的确如此。

四年前，突患重病的我，送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转入令人倍感苦闷无聊的漫长康复期。其间，大学毕业且有两年康复工作经历的小马被这家医院招聘。

小马中等身材，面庞清瘦，双眼炯炯有神，一双大手灵巧有力，按如今流行称呼是个帅哥。他入职后旋即上岗试用。小马给我第二次做推拿时说：“有病人反映自己的手劲偏重觉得难受，年轻人经验不足力度有些拿捏不准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请告诉我一声，以便适当调整。”年轻时我干过数年的重体力活儿，骨硬皮糙，比一般人耐疼痛，不太苛求康复师手劲的轻重。我爽朗地说：“花有百样红，人和人不同。我觉得轻点重点没啥，有意见一定当面提出。”

小马不仅谦虚谨慎，还十分勤勉。医院在一栋四层旧楼房里，硬件条件比较差。摆放了三张康复床的康复室本来就显得窄小，加之床下和室内空余处堆放了不少闲置物品，更令人感觉杂乱无章。我最初走进来就觉得不舒服，深信前后来的诸多康复病人与我感觉相同，只不过都不便直说而已。

追云

□廖浚杰

白云在悄悄地尾随。

或许是烈日正盛，抬手遮阳的时候，云缓缓停在指缝。爬完鹅蛋坪45度角的山坡，鹅蛋坪没有鹅蛋，多的是比鹅蛋还大的鹅卵石。也不平，山坡顶上，我弯腰搬起一块块随处可见的鹅卵石，红色的大石头当底座，蓝色的小石头围四周，这便是我眼中和电视里大差不差的王座了。若是有米黄色的石头跑入我的视线，裤子便自动成为了这块玉石的抹布。要是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想把校门口板车上的小玩具全部买走。我准备在王座上歇一会儿，一阵风吹来，我随手抄起地上细长的枯树枝，大喊“来者何人”，这时白云稳稳地立在树枝上，回声在风中飘荡。

厚重的书包像套在我背上的龟壳，一只小乌龟艰难地爬上坡顶，下坡的时候，家就在山脚的小溪边。我快步小跑着回家，口哨里吹着欢快的歌，书包像动画片里能喷火的加速器，在重力的作用下，我闯入风的怀抱，展开双臂奔向下一个树荫之际，脚底踩上了一块不知名的小石头，人拉着书包往下坠，“哇”的哭声伴随着啾啾鸟鸣，几只夜鹰快速从树梢逃向天空，摔倒的我自然望向枝头，微黄的云朵笑咪咪地悬在天空。我背着书包站起来，边走边反手拍干净裤子上的泥

老放牛娃

□王子才

最高温40℃。午后，太阳高照，阳光把地面烤得滚烫的，我骑上摩托车托着老周往四楞碑山上走。十多分钟后到达山顶，这就是他放牛的地方。山顶较平坦，不远处有一水凼，六头大小不一的牛正在水凼里滚水。这些牛惬意地泡在水里，露出脑袋，半眯眼睛，享受着清凉。看到主人来了，迅速起身，摆了摆身子把水抖落一地，然后竟大步向我们跑来。我怕牛撞到我，赶紧往后退。老周却说：“有我在，它们不会乱来，莫怕！”果然，牛儿们跑到跟前，温顺得就像一个小孩，不停甩着尾巴，像在撒娇。老周用手摸了摸牛儿的脑袋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晓得你们饿了，慌啥子，哪天没拿给你们吃嘛。”说完，把备好的饲料放到地上，让牛儿们慢慢吃起来。

这时，我却躲在一棵树下乘凉。山上的风吹得呼呼作响，神清气爽，好不惬意。不一会，我发现不远处老周正在喂另两头大牛。这两头大牛分别套在两棵树上。老周解开绳索，两头大牛自由自在地跑到水凼处活动起来。见大牛滚水，老周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转头对我说：“兄弟，你不晓得，我每天早晨天不亮就上来看牛了。”看来，他放牛还是很用心的。

我与老周是好友，我们一起喝茶，一起玩耍，殊不知他还是一个地道的放牛娃。

老周65岁了，所以我叫他老放牛娃。他原住四楞碑村电镀湾社，那儿属缙云山脉，近年拆迁，所以他家得到一笔拆迁款和养老金，生活有了保障。虽然没耕地了，但还是坚持喂牛，他说这是他们老一辈的祖传。

几乎每天上午，我都和老周一起去茶馆喝茶。到了十点钟，他就提上一大口袋豆渣，坐上我的摩托车回家。他说他中午要把豆渣和煮好的红苕搅拌在一起，下午带到坡上去喂牛。“下午这么热的天，还要去喂牛？”我不解，他却不以为意，笑着说：“山上根本不热，阴凉处凉快得很。”我不信，想抽时间跟他一路上山去看个究竟。

这天，天气预报

